

史籍
集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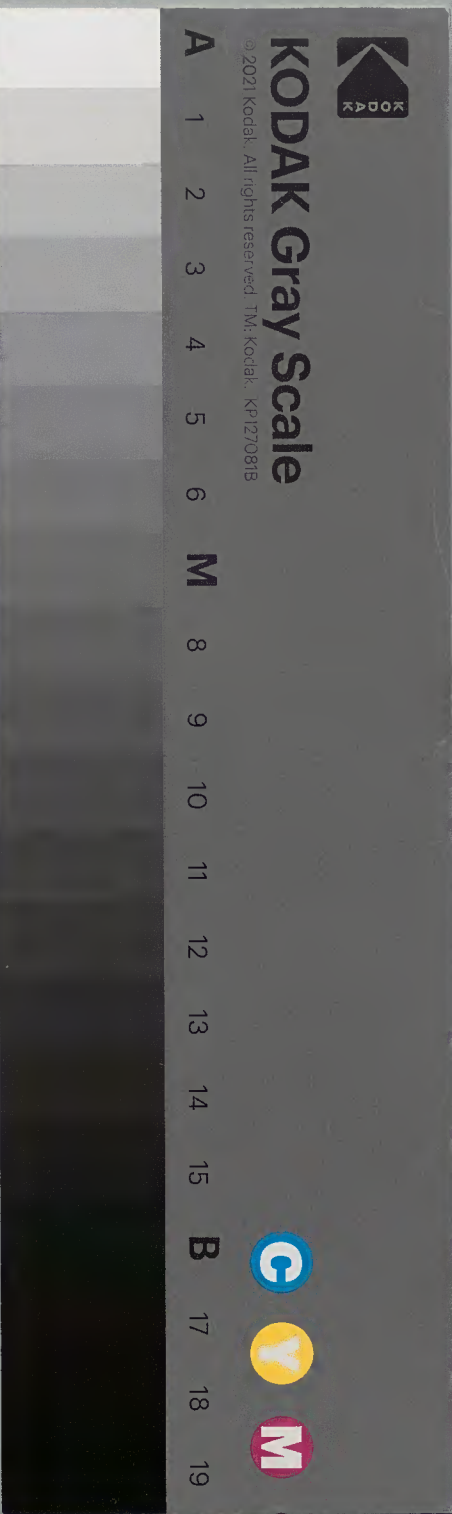
歷代鎮西要畧

五

和書門					
三六四九六	二二二	三九一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三六四九六	二二二	三九一	和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36496	
冊數	382(179)		
函號	217	1	



歷代鎮西要畧卷第六

亨祿之記 天文之記

七三五番

明治十七年購求

人皇百六代後奈良院大永八年改元亨祿。亨祿元年 戊子。

豐後屋形大友左馬權頭親敦後改義鑑將二萬餘騎伐菊池義國。

而在陣于肥後國義國依和談降是城。赤星隈部等之所諭也。

大友親敦設菊池義國及州伯等之人質而歸陣矣。雖菊池屬

於豐州星野防折而不卻。大友之軍兵超年陣。少貳肥前守資

元稱少貳屋形將肥前之兵一萬而陣于筑前或陣松浦。蓋此所以欲復

入於太宰府也。於是乎資元賴京都管領細川高國以述職於

將軍家義晴公萬松院資元之兄冬尙小字松法師丸補太宰少貳。且賜屋形

號。因大友之吹舉也。冬尙在國肥前。大友少貳結親。大內衆在

筑紫者災害將及身。訴事於山口。夏六月。大內介義興訴京都將軍家。而請退治少貳大友等。而不許容。此時京都引付衆大館晴光。依好書事。以告豐後大友。其牒云。

就少貳殿之儀。從大內左京兆御下知之事。被申上候。然共無御承引候。可御心安候。餘恐々謹言

七月十日

大館左衛門佐晴光

大友修理大夫殿

冬十二月廿日。從三位大貳左京兆多々良朝臣大內介義興卒。世子義隆嗣家二十一。永正四年丁卯誕生國事陶杉桂相良吉見等也。

二年己丑。夏四月。大內新介義隆命太宰權少貳興連。杉道氏

討少貳資元之黨杉興連筑紫尙門朝日賴貫原田隆種等。應義隆之命。而會於太宰府。以多兵出陣。少貳資元引退于肥前。大內勢迫來。逼落舉諱養父所所城砦。而陣于三根郡。少貳衆馬場肥前守賴周同中務大輔賴員。或曰政員父子。一族筑紫左馬頭惟門橫岳兵庫頭資誠宗讚岐守入道一鷗小田駿河守資光江上肥前守興種姊河犬塚出雲本宮坊所重松等。三根神崎郡士各戍其處。拒大內衆。以警衛。少貳館。秋八月十六日。少貳館令龍造寺一族追討宰府之敵。龍造寺民部大輔胤久同山城守家兼同三郎兵衛尉家門同左近將監胤門同伊賀守家直等渠魁。而趕武夫三千餘騎。東方出。張于田傳原。今朝未明發鬪。而相戰乎。朝日賴貫互接鋒。突衝前進。而不顧死生。

也。朝日之兵敗，賴貫討死。二陣筑紫尙門，後陣杉興連頻進而不卻，以荒手搏戰。其鬪半時，鍋島平右衛門尉清久同左近允清正同孫四郎清房父子兄弟一族赤熊武者一揆三百許，突出乎西陣，動地而奮擊。於是宰府軍兵忽敗，死也創也，充滿於道路田野矣。龍造寺家兼同家門父子乘勝而防拆，鍋島猶逐北，擊破本陣，筑紫尙門討死。杉興連引退于筑州也。於是小貳館賞龍造寺之武功，益封之，亦登揚鍋島清久而封本庄八十町也。龍造寺家兼吹舉鍋島孫四郎清房之拔羣之功，增之以嫡子家純之女妻之矣。清房者清久子

老者傳云：龍造寺剛忠尋賞鍋島平右衛門清久父子之戰功，而后以清房增之本庄八十町，其引出物也。愚按：屬日家

兼不可領知本庄乎？然未知其實有能知之人，則誌其實。頃日龍造寺右衛門大輔家重爲本庄領主。蓋是合戰鍋島氏起家之初，而龍造寺亦自當役而繁衍矣。鍋島清久者，父曰清直，太宰少貳教賴之兒也。依外祖父長於鍋島氏家，不達本懷而卒。當少貳冷落之時也。清久爲人也，質直孝順，而慈悲仁讓也。敬神歸三寶也。武以勇性兮，可鑑者清久也。

三年庚寅春正月，有馬修理太夫義貞或記作晴純帥師發向于

杵島郡，圍後藤伯者守純明之住吉城。純明大拒而斥，有馬有馬先驅林田左馬助所討取。夫後藤純明者，累代塚崎之庄主。先祖沂後藤介則明，其先出于藤原利仁將軍也。相宇武雄城。

振微威者也。豐後館大友義鑑始名親安中親敦賜將軍家義字曰一伐星野

攻生葉城城主親忠牒於菊池亦賴太宰府而請救於大內義

隆朝臣命守護代而援星野親忠矣。少貳館資元起于多久

城踰山而發向于筑前松浦千葉高木龍造寺等從之徇小田

部曲淵內野脇山岩松等郡士而據岩門陣。

四年辛卯夏閏四月大友少貳會於筑後議逆人征伐之軍

事依管領細川及引附大館以訴於將軍家許星野親忠以下

逆人追伐之事。秋八月大友義鑑與大內義隆率義絕豐後

筑後筑前肥前州伯一味同心從大友。九月防州軍長桂鳩

兩將帥師而渡海入筑前十月中旬少貳城岩門城沒落。岩門

或作岩屋

享祿五年改元天文元年壬辰

天文大內義隆征九州事

大內介義隆既管領山陰山陽兩道十餘州且欲并領九州而

先壓筑紫候伯需來聘也有年大友修理太夫義鑑嗣豐府之

嫡統領四箇國於鎮西振威與義隆相義絕少貳肥前守資元

因親與大友同心探題澁川右衛門尉滿長使坊所刑部少輔

聘於少貳館資元許之與探題會盟五月也千葉屋形喜胤隸

于大內家歸入於小城郡。先是與同姓胤勝年年相戰而去城六月也星野筑後

守親忠不順大友被圍於豐後大軍籠城三年肥後者菊池義

國城赤星隈部宇同合志八代阿蘇相良伯耆隈本各在國爭

威島津勝久居薩隅伊東氏居日向或通中國或與大友各議

乘費而起其家也。於是大內義隆欲追討少貳大友以下不順之輩并領西將合國兵數萬而發向于九州。至長府爲陣。長臣陶安房守入道道麒爲義隆代將。發向于筑前。鳩加賀守隆重向于豐前。或記曰鳩隆重者兩手軍勢渡海而累襲來于豐筑。都而其兵五萬餘騎云云。豐前也。規矩田河紀并長野熊谷等相從。筑前杉豐後守與連。或記原田秋月山鹿麻生宗像志摩院內大半屬義隆。於是少貳大友方人之城皆咸沒落。冬十月。陶道麒入太宰府。杉隆連至宗像。與大友相鬪於多多良濱。大友軍敗而去。立花城。杉隆連興連之子乘勝至博多。宮崎。原田隆種會隆連於生松原。於是糟谷早良那珂三笠怡土志摩等諸郡士咸來伏。十一月十日。陶安房守道麒至秋月而相戰。少貳大

友先驅馬場橫岳宗姊川奮擊而討取大內衆之宗徒者五十餘人。至玖珠追討焉。所討取六百餘人也。中國軍曹豐田古田鳩將監等討死之首也。大友家臣分捕多也陶道麒雖欲救星野親忠。少貳大友之軍絕其途不得已而夜須郡爲屯。今歲事募矣。二年癸巳。春正月。大內介義隆之代將陶安房守入道道麒至上筑後三原。取三原御井地郡。二月中旬。攻久留米城而下。豐饒美作守鑑迷入道永源。永源奔于肥前。暫偶居于西島。其後復至筑後。入城島城也。陶道麒至肥前。而陣毛見嶽基諱郡士相從。筑紫左馬頭惟門下勝尾城。於是乎宗筑後守降授鏡山城也。少貳衆在筑州者悉引退。或記云少貳和平而引陣大內義隆致親書而相誘肥前州伯千葉龍造寺等。登揚千葉喜胤。授屋形號。

且以小城佐喜杵島三郡封之喜胤也。皆是所賜勅宣也。陶道
麒麟攻綾部城。或語少貳資元曰。大友義鑑雖親交於當家。而實
非欲興少貳家也。所以先結親於當家。并兵退治大內。而后欲
奪其國也。云云。亦其形粗見也。因是少貳疎大友。將義絕矣。大
友風聞之。數陳謝無其意。且通神文而詛之。亦說曰。夫少貳與
大友尊氏將軍以來世之舊好。九州之兩雄也。奚今更插黑心
哉。云云。冬十二月。陶安房守道麒麟陷綾部城。而西陣於石動。
少貳聚馬場橫岳姊川宗出雲小田犬塚江上。本告千葉高木
八戶神代等州伯之師。離拒之支之。遂防拆。中國數萬大軍累
累列列而來入。寡兵以拒。防各納其兵。楯籠于盛福寺城。陶道
麒麟附美津山營陣。

三年甲午。少貳館守盛福寺城。陶道麒麟陣美津山峯。互相對
陣。彌月也。少貳館禦拒於龍造寺剛忠。家兼入道秋七月中旬也。連日
大雨頻而暴風大扇于南。南海之潮洄湧。而佐嘉神崎之村里
咸漂溺。其滔滔如海也。中國之軍衆直下人家。沒溺大悅曰。不
血刃不勞兵。坐而滅敵也。良大內家厚運也。終日酒宴酣也。茲
龍造寺山城入道剛忠。幸風雨淒淒。引卒同名家門以下健士三
百餘揆。就其深方之舟之。就其淺泳之游之。卒然夜襲。鬪聲吶
吶。取驅道麒麟之本陣。本陣已敗。諸陣遂錯亂。棄甲曳兵。躡顛而
逃走。大將道麒麟亦獨步。東引卻于筑州。龍造寺剛忠同家門唱
凱歌。手討取之首級。而歸盛福寺也。少貳館大賞剛忠家門之
勳功。以河副庄一千町封之。水江。冬十月。大內義隆憤陶道

麒麟之空陣。躬將三萬餘騎渡海而來。太宰府陶道麒自誓請先陣。先發向于肥前國。嫡子尾張守晴賢後馳而加陣。三根神崎郡中之山野。旗旆靡靡而繼于林頭。其勢如稻麻竹葦云云。少貳也。要害盛福寺。東也。仁比山城。北也。菩提寺。岳城。南也。蛇岳。日隈。西也。岩田。河窪。城神崎也。江上。重松。居西島也。橫岳。居千葉也。宗田。雲居。仲津隈也。犬塚。居米田。姊川。居櫛田也。本告。居蓮池也。小田。居蒲田。崎村。居犬塚也。各戍其封疆。警衛少貳。館。少貳之武備。四全而拒戰中國之兵。十二月。大將軍義隆在陣。太宰府使波多隱岐守相語于龍造寺曰。夫義隆非私用干戈也。蒙朝家之命而爲治九州之逆亂也。少貳若下城。欽屬平均。則天下之大幸。靜謐之義則也。強守城。動兵。則是朝敵人

也。被一天之誅伐。而自滅殆乎。大友義鑑以此儀已屬無事化也。卿等也。老侯也。謹議之云云。於是少貳資元謂衆臣曰。夫大內氏讎我也。匪一朝一旦之事。父祖累代之讐敵也。是故我自弱冠初及知命之今。不安席不甘食。勞勞涕涕而至此。時哉。今幸遇義隆出來也。碎身於鐵石。曝屍於戰場。是我本懷也。兼以爲必命窮於此時也。而今聞強守強防。則朝家敵者也。我不幸之朝家與我途絕。無據於上聞。以逆臣之稱死。則累祖之瑕瑾。子孫之永煩也。不如應平均之需。而期後日之謀。和平已調。資元下盛福寺城。冬極月晦日也。四年乙未春正月。大內義隆與大友義鑑相和睦。及會盟交質矣。於是約諾義隆之息女嫁于大友世子新太郎義鎮。皆是

含將軍家嚴命也。九州平均。二月大內義隆任太宰大貳。蓋是因九州平均功與調進御即位之料也。而義隆以杉豐後守隆連太宰少貳焉。陶安房守隆房。道居肥前國。以千葉喜胤與龍造寺剛忠爲國宰。鳩加賀守隆重居豐前。各鎮其國郡。肥後國之伯城越前守親政。與菊池左京太夫義武。義國之子乎。義國改名乎。不而避隈本城。卻于日州。大友館義鑑使都甲山城守。而宥之。城歸國。冬十二月。大內義隆朝臣之守護代陶道麒齋。在肥前州。誘引三根養父神崎郡士。追少貳而畧其地郡。資元沒落。而適佐嘉。冬尙入蓮池城。時也極冬也。資元越年於福滿寺。翌春潛行而如于多久城。五年丙申。大友義鑑臨少貳冷落之時。欲并領肥前地郡。麾

州伯之有威者。蓋亦爲立少貳。冬尙乎。冬尙者義鑑之叔甥也。而義鑑先誘引龍造寺。秋七月九日。龍造寺民部大輔胤久。受生葉郡內百餘町于大友義鑑。三原和泉守豐饒美作守爲守護代。施行之胤久。蓋肥前國與賀庄千町六鄉。龍造寺八十町及嘉瀬本庄巨勢。蠟久都而龍造寺惣領分二千餘町。相傳之本領也。陶入道道麒在肥前不卻。但是所以欲討少貳而立功雪美津山敗軍之耻也。倡千葉松浦多久後藤等。而追討少貳資元。逆黨蜂如起。圍多久城。九月四日。前太宰少貳藤原朝臣資元自殺卒。年四十八。法名心月本了大居士。牌稱大宰都督司馬少卿前三州大守。前三筑前肥前豐前或曰資元病死也。亦曰城主多久氏逆心進自害。廟在肥前寺。專稱寺。蓋資元有兒女二三子。冬尙

之弟皆幼稚兒也。舊冬資元沒落之時。措諸於福滿寺而去。於是資元臨死時。謂於隨身之臣久保平原。今泉三輩云。汝等勿敢殉於我死。速歸佐嘉代。資元而養育幼少等云云。三子者押涙相謂云。臣等自幼隨逐。而不苦艱難。力勉而至此。幸遇此時。殉死豈得歸耶。當殉於御遠行。而友共相誚。資元加諷諫相看云。夫君臣之爲道也。殉死也易。守生也難。汝等三輩者。我累代之舊臣也。我不賴汝等。亦賴誰乎。雖曰汝等死於義。而我不肯之也。然而強欲殉死于茲。須任其意云云。三臣屈伏。押落淚而去。至福滿寺。養育資元之兒女。新少貳冬尙在蓮池城。被輔於小田資光。蓋冬尙免誅。依大友義鑑之歎息也。冬十月廿九日。陶入道道麒討少貳立功。振武威而歸于中國。

薩州畧譜

天文六年丁酉。薩摩大隅州牧島津勝久。當此時太不政也。避忠臣近佞臣。每事暴行。而將傾國家。同姓有相摸守忠良人。島津氏之嫡流也。剃髮而號曰新。

傳云。島津氏之叢祖忠久朝臣。

忠久者賴朝將軍之子也。

自封三州以降。

適適相續。而至筑後守忠國。

忠國者忠久忠代後胤也。

齋名曰太岳。立二

男日向守立久。讓三州惣領職。謚曰龍雲寺殿節山。其子薩

摩守忠昌嗣立。謚興國寺殿玄鑑。其子大隅守忠治嗣立。法

名曰蘭窓。其嫡子豐後守忠親早世。勝久者忠治之次男。忠

親之舍弟也。立十四世之惣領矣。亦忠國之長子曰天勇。

先立

也。天勇子曰太年。是卽日新之父。而當家嫡流也。以不立惣

領稱禿號也。日新之兒曰貴久也。勝久養子之。日新憂國家之凋零。而加諷諫於勝久。勝久拒而不容。且亦違貴久養子之堅約。日新不憂之。而愁國家之將崩乎。在薩州之南。而抱國家中興之志。有伊集院久用。薩摩之世附庸也。逞威先是結親於日新。勝久惡伊集院而誅戮之。於是薩州之諸伯大起。擬攻勝久。無從勝久者。故獨身而出。奔于豐後。於是日新子貴久竟主於薩隅。自元祖思久至貴久十五代也。貴久已爲三州之管領。臣從在遠近。而爲勝久浪牢者皆喜而出仕云云。勝久離國在日州十餘年。於是會於伊東義祐。揚旗攻取加久藤城。而窺薩州。伊東氏稍勃興矣。七年戊戌。菊池左京大夫義武。倚大內義隆。述職于京都。夫

義武不政也。國臣城赤星合志隈部等叛。而方起。大友館義鑑使志賀古庄津久見帶刀等往而治肥後州。大內義隆以千葉喜胤爲肥前守護代。以龍造寺剛忠與喜胤相議。而與聞國事。八年己亥。夏四月。肥州蓮池城主小田資光入道覺派帥師而推寄于龍造寺。龍造寺豐後守家純和泉守家門伊賀守家直孫三郎純家左近將監胤門等突出于水江。而相拒於下木原。其戰半時。覺派之一族覺甫覺一政光等以荒手討出于村。薩大拒而奮擊。龍造寺之軍將敗北。於是乎鍋島刑部少輔清房持戟之兵百人許載馳來。突懸敵之中堅。不顧身命而屢搏戰。小田勢忽敗走。東引退于駕興町。龍造寺鍋島逐亡而東。覺派引龍於蓮池城。龍造寺微勢也。不能攻城。而卻于佐嘉城。

六月二十二日。龍造寺民部大輔胤久。拜勅宣任大和守。從五位下奉宣頭藏人頭右大弁惟房也。上卿甘露寺大納言也云云。蓋是因大內義隆之吹舉也。秋八月三日。從五位下大和守龍造寺胤久卒。法名長雲久公。謚泰長院殿。嫡子新次郎胤榮嗣家。立龍造寺惣領職。今年缺舌船漂泊於大隅種子島。島主種子島兵部丞時竟同織部丞時正父子。容其船而加懇情。是爲傳舶人之所持來鐵炮之述也。術殿其爲述百發百中。千古未聞如斯方述。種子島傳之於薩摩守。其後其述行於本朝。九年庚子。有馬晴純與千葉喜胤爭封疆。動干戈有年。杵島郡郡曹平井後藤白石秀前田井本田中富永大町等已屬于有馬。而懷付斥殿千葉勢。是後杵島郡以西。稱曰有馬代。晴純朝于

京都。賜大樹諱字稱晴純。其威振于肥州。少貳館冬尙微服潛行。而來於龍造寺。請面謁於剛忠。忉忉而相謂云。吾子謹能聞我言。夫我家也鎮西之貫首。先祖累代之將種也。而大內假公方之威。而滅我父祖。至我沈落。尤絕愁歎也。我今雖欲再興當家。而曰弱冠曰微力。不能達素懷也。寧非龍造寺亦誰輔我乎。請吾子剛忠勸一族。以令冬尙幸。此本懷云云。剛忠深愁傷之。乃應諾焉。然而當時也當國之諸曹咸屬大內。無由揚義兵。因先示合神崎郡三根養父等郡士。以冬尙傳於盛福寺城。令家督之。龍造寺家門輔佐之。江上武種城宰而警衛少貳冬尙。三根養父佐嘉神崎郡士依剛忠之誘。差會於盛福寺。日夜之警衛無懈云云。同國晴氣城主千葉介胤賴千葉胤勝之家督也。實少

貳政資之二男資元之舍弟也亦曰胤賴喜胤養子冬尙之叔也依相通於盛福寺。

十年辛丑春正月大内義隆與尼子詮久於藝州高田郡吉

田庄

龍王三猪鼻宮崎等所

相挑戰云云夏六月大友館義鑑以少貳

冬尙之事訴聞於京都將軍家而謂拜受義字而不許但是有

由乎賜屋形號也無子細云云秋八月大友義鑑與少貳冬

尙會盟於筑州以父祖代代之舊好及政資資元婦室之因緣

特相親好互議平治之謀云云今年七月廿七日大明船着

于豐後神宮寺也所乘明人二百八十人所持來綾羅錦繡猩

狸皮以下珍物品多云云

十一年壬寅春三月廿九日肥前牧千葉別駕平喜胤卒年

四十四

自先祖千葉介常胤至喜胤十五代也

少貳氏胤賴相續其家

十二年癸卯大隅州肝附彈正忠行治起兵會伊東於日州薩摩前司勝久猶相交而議討取鹿兒島而畧二箇國矣彼伴類方起如三國鼎也肥前州三根郡綾部城主馬場肥前守賴周者少貳氏一族也領知三根養父郡地有勢伯也夫賴周惡龍造寺一族之侍少貳館而振權威密語冬尙云彼龍造寺者好於義隆雖崇敬于當家而內心不爾必挾自立之志乎果而可爲當家之讐者龍造寺也耳公勿怠心今於是不可討滅彼等也云云冬尙諾之果知焉是少貳斷滅之濫觴也密謀已成牒合於有馬松浦及西肥前之諸曹令立敵形於是有馬晴純將師而起于高來出張于松浦方而陣於皮古日鼓岳松浦黨方起於是少貳冬尙相拒於口龍造寺剛忠與千葉介胤勝

胤勝以小城岳發向于松浦表龍造寺伯耆守盛家法名剛運加勢而如松浦會鶴田而陣于獅子城或曰對陣獅子城矣龍造寺豐後守家

純六郎次郎周家左馬助胤門新五郎胤明於保備前守胤宗龍造寺一族等向于多久龍造寺和泉守家門孫八郎賴純右京亮胤直伊豆守常家孺磨守盛家等向于藤津也都其兵三千餘騎進發龍造寺

十三年甲辰春二月龍造寺與有馬於肥州多久合戰龍造寺之先驅龍造寺六郎次郎周家擊敗多久氏宗利之陣而切入于梶峯城於是松浦黨有馬方分散而去千葉龍造寺逐敵自多久向南北赴于松浦適于杵島龍造寺伯耆守盛家同隱岐守同日向守等將數百兵據獅子城冬十一月龍造寺欲

攻大河野城龍河城野表發向千葉別駕胤勝亦帥兵而陣同廿二日合戰千葉胤勝討死閏十一月廿二日龍造寺盛家等與鶴田兵部太輔直大河野城主也相戰於龍河其半鶴田之臣峯刑部丞以三百許兵來于後前後相圍而急挫龍造寺龍造寺盛家同日向成富刑部等戰死若干人也今月有馬晴純賜宣命任修理大夫勅使日野中納言下向有馬晴純迎勅使於岩崎於松丘神社拜受宣命云云

傳云有馬氏大職冠之令孫藤原純友胤也昔天慶頃平將門與純友策天下純友下而畧九州蒙誅而亡其兒潛居肥有馬名直純直純之子曰諸隆諸隆之子孫永隆清澄遠澄幸澄經澄朝澄家澄連澄貞澄澄世滿澄氏澄貴澄尙純晴

純迄承承繼繼而廿代也。就中貴純以來起衰家以領肥前西南五郡。其旗下之諸曹群居於郡中者謂之稱純黨。貴純述職而任肥前守。尙純任左衛門佐。其子義貞賜義晴將軍之字。以改晴純。其子弟義純義直鎮純等。咸名香輩也。或說曰晴

純任修理大夫二天文
十二年卯十一月也

晴純剃髮而號仙岩。

曰或
晴說

有馬修理大夫晴純已畧取高來彼杵杵島松浦藤津等五郡
出張于杵島郡松浦大村平井多久後藤西鄉伊福吉田嬉野
原深町秀白石橫邊田北鄉之郡曹咸屬之其兵統二萬餘騎
相對於千葉龍造寺。

十四年乙巳春正月松浦郡獅子城之軍敗而千葉龍造寺引退十二日也。同十六日於藤津防戰。龍造寺右京亮胤直等

所討同十八日龍造寺新五郎胤明於保備前守胤宗敗死於志久峠之戰也。有馬晴純討取龍造寺宗徒者於往往而振猛威。牒合於小城佐嘉神崎十九人城主等累進而推寄于龍造寺。同廿日有馬勢及十九人衆軍可三萬取圍龍造寺。城中防禦之不壞。日夜力而至廿三日於是馬場賴周賴周之子政員剛忠之婿也因

賴周之子政員因
剛忠之壻也

內緣來城相諭和平之成於剛忠云。今見三方之圍。尤大軍勢也。比城兵九牛之一毛也。強守城則不日鑿者無疑。且恐陷於逆意之罪也。叵冬尙之御意量也。不如一敵下城屬和。而期後日之策也。將亦如剛忠父子。一門長者去國。亦如周家秦等者。遣盛福寺質焉。若如斯則我能宥陣衆解其圍。諫館而不日令得復于當城云云。剛忠雖及九旬殘命不惜。而悅子孫之無

事而了應諾之時也。鍋島駿河守清房招剛忠於閑所曰：夫人
 心惟危，一門分散而后。若遭不意害，悔而無詮於所，所犬死則
 可，屍上之耻辱乎？公若不顧，則與御一族枕城而已。剛忠不可
 卒分散而出，廿三日也。龍造寺宮內太輔胤榮或八曰胤榮不去，城云云本來胤榮
 居別館與剛忠不居同城之故也未詳山城入道剛忠孫九郎鑑兼以下退于筑
 後，豐後守家純和泉守家門孫三郎純家等赴于筑前。六郎二
 郎周家三郎家泰周家者家純之一男剛忠之嫡孫八郎賴
 純等者適于城原盛福寺之在其餘一族依親緣匿身，賴舊好栖處
 矣。家純家門欲超于三瀨路而至河上，今日西沒，因宿於河上
 社頭。周家家泰等至和泉村，宿于玉泉坊，果知假初分散而赴
 于不歸旅行矣。馬場賴周如意謀得，即告神代勝利。勝利山內之領主刑部太

輔大和守以遮其前向。神代出于北山而塞河上口，賴周政員父子
 一族健兵三百許，追掛于河上。而夜討家純兄弟，馬場神代取
 園河上社卒附發關爾發聲矣。家純家門純家一面突出而相鬪於
 南門外。家門喚曰：汝賴周惡行不道，欺殺我等。而天命不可遜
 也。其滅亡也無日也。早得首而賀，恩賞而共烈搏戰。馬場神代
 六七百累逼而奮擊，龍造寺家臣古賀西村片田江蒲原吉島
 以下鬪節死忠也。其間家純家門共自殺而死。純家者能書而
 達文學，醫切小指，血書於大門扉曰：山遠雲理行客跡，松寒風
 破旅人夢矣。而賴周勝利，東推寄于周家之旅宿。廿四日之黎
 明也。周家一列嚮導玉泉坊而赴于城原。馬場神代取圍前後
 而短兵急挫。周家家泰賴純於祇園原討死。家臣殉死者，福地

右衛門尉同新右衛門尉同善八郎野田謙書記百武藤次左衛門江副又次郎西山小三郎下村源八郎同犬房田平大炊介大塚彥兵衛尉等騎卒數十人力戰而殲矣。馬場賴周恣討取而檀首歸于盛福等寺。具於少貳館之實檢。於是冬尚畧龍造寺之領地。封之於馬場神代及小田政光等。
或說云。有馬勢在陣。龍造寺沒落之後。引陣而還。蓋有馬晴純畧龍造寺之采地而還乎。亦或說云。有馬與少貳相通。而令十九人衆襲佐嘉城。非有馬一手出勢。其濫觴出于馬場賴周。因晴純不取領龍造寺云云。
少貳冬尚遣馬場賴周於小城郡。鎮千葉胤連領內。居神代勝利小田政光於佐嘉。以壓郡中及龍造寺封內矣。馬場賴周振

武威出張小城。據于祇園岳而相城。千葉代出城舊跡也龍造寺剛忠離國家別子孫。浪忍於筑後一木。雖悔千非而更靡益也。言本庄庄司鍋島清久。或曰清房相催本庄與賀之鄉民等。至筑後而進還行也。剛忠問曰。吾子之兵幾哉。答曰。逞兵三百也。剛忠云。兵猶微也。寡兵而本懷叵達。須周旋相催舊好便宜之輩。勢屬則來若干茲云云。鍋島清久歸國矣。既而清久或相議千葉胤連。或談合與賀河副村司等。專回計策也。一味同心輩者。鹿江遠江兼明父子兄弟一族。南里左衛門有國父子一族。石井兄弟父子一黨。金持末次古賀飯盛村岡久米石丸增田大田內田河副各引卒。其兵都合二千餘揆。艤兵船十艘。至于筑州。而迎剛忠也。剛忠發一木推沙寺井鄉。而至河副鍋島清久父子一

族鹿江南里石井內田分陣二列。押向于佐嘉城。城也小田政光神代勝利兩手之軍士守之。辟易而無一戰。下城去東西。於是剛忠之軍唱凱歌三回。容易得入本城。實三月下旬也。皆是莫匪鍋島清久之武功云云。而剛忠雖復入本城。達本懷。而子也孫也悉亡。城中頗寂莫矣。觀鰥獨之無便。悲泣靡乾。曰。彼曰此皆馬場賴周之所行也。遺恨徹心肝云々。馬場肥前守賴周。既出張小城郡。取溝祇園岳舊城。而城皆譜最中也。言千葉屋形胤連命郡士家臣等議伐賴周。所謂郡士者。鴨打德島窪田前田野田持永古賀平林諸隈彌頭司等鄉司。引卒百性五六千。遂取懸于祇園岳。圍攻擊破馬場賴周之修城。四月二日也。賴周父子兄弟狼狽逃下。離散于東西。有野田三河守討取

馬場之惣領政周

年二十九

於大戶里。賴周者東奔。赴城原方。至河

上將涉河時。其馬病而不行。賴周立河中向也。龍造寺掬鏃頻射之。郎從或死或創。賴周獨步而周旋走。入坊中潛身匿。有賀茂彈正者討捕賴周。而具頸剛忠之實檢。時剛忠以千葉胤連之相圖。出馬至平尾三本松。於是見馬場父子之首。落淚頗悄悄矣。相向賴周頸曰。嗟呼賴周。於我結親。靡可令吾子讎之謂也。胡爲賴周。極無咎我子孫若干耶。諒暴惡之甚者。前代未聞也。天命果而如斯。勿敢憾人焉云云。側有野田兵部丞請曰。臣承彼賴周。蹂躪公等之御首也。太可惡者也。今幸得彼首。即掘埋城門之土。令出入雜人踐之耳。剛忠曰。諺有之曰。仇者以恩報之。我惡致不義之行。須吊馬場父子之菩提也。送二頸於萬壽

高城兩寺以茶毗葬之。良天哉命哉馬場賴周也。巧惡行起鬪。靜滅人於祇園原。而我敗於祇園岳。亡人於河上社。而躬亦殲於河上山。殺之報殺之。因如車輪。因果歷然之道理。是以可知矣。龍造寺宮內太輔胤榮帥兵躬北行而襲千布城。城者神代勝利之一族千布宗利居之。少貳衆神代等爲加番。龍造寺夜驅而急襲之。城兵不得拒。躡頭而出。死創若干人也。龍造寺火其城而歸。而后小城佐嘉神崎之郡士來聘於龍造寺者。間之有也。龍造寺剛忠召老臣等相語云。入道之齡九十有餘。而命亦不遠也。我昔日發法華經一萬部讀誦之願。九千部旣成也。我在世之日。當請衆僧於館內讀千部。以滿一萬部者如何焉。堀江兵庫助侍曰。最可然者也。夫當家龍造寺氏者。家運綿

而流也。久特秀出一門之繁衍者。永正以來也。然近年不運。而公等悉遭不慮之害也。蓋所宿報之致也。於是及如是善根。則御子孫繁榮。先亡得脫無疑乎。夫彼妙經也。雖一句一偈。有無量若干之功德也。何況於百千萬部哉。須速成其功云云。亦側侍野田三河守相謂云。某者不肯之。蓋夫修善根植德本。祈現當之事。先無如救窮困。惠苦患也。今茲公之資財配借之諸人。難弁濟。粗爲之勞矣。須先弁捐其資財。而令諸人快樂。則是莫太之修善也乎云云。剛忠聞曰。嗟乎三河守汝之所言。良至極也。予太慶之。汝等速可行德政也。野田堀江謝命。卽高札而觸之。士庶黎民靡不與快樂焉。旣而剛忠招請高城寺泰長院慶雲院三人僧議之。且暨壇施之事也。謂曰。如三僧等者。兼賜過

分寺領而費國祿。非一朝一旦之事。難報者國恩也。而今適可與真讀之值遇。可謂出世之本懷也。焉受其禮施耶。固辭強辭而靡許容之。剛忠聞其事。慨然曰。者萬部結願不可果焉。止止不須亦議也。三師太愁。默止大願。而不得辭了應而去。於是所定三僧者青銅各五百疋。衆僧者青銅各千匹宛也。百匹者蓋時直銀七十目良末世難有三僧之所定也云云。以真僧一百十口。三七日而終之。剛忠太老。雖然躬亦精進潔齋。著新淨法服。每親手運經卷硯水等。令衆僧勉書寫之。其功導師春日山高城寺長老登岳料禪師也。寫書寫封納之。城北之鬼門。所築萬部島是也。剛忠願曰。於我子孫中有秀者。則撫育下民。垂慈惠而憐家臣勤人道以勿懈焉云云。

十五年丙午。春三月十日。前山城守藤原朝臣龍造寺家兼卒。行年九十三云云。法名剛忠。淨金居士也。至子孫之子弟咸先亡。世嗣將絕。於是望老之臣等相議曰。以誰立家主也。衆評區區而無決也。言有龍造寺播磨守者。當家嫡流。剛忠之長兄家不嗣。總領弟隱岐守家。和爲總領。播磨守其胤家之子孫爲家老。老功之補弼也。押衆評謂云。有人也。寶林坊。改坊今院之住侶中納言律師圓月也。彼律師爲性也。敏而潤如兮。寬而大度也。且彼人也。周家之嫡子。剛忠公之適孫也。曰器曰筋。咸惟當然也。聞彼人亦以誰立之。當疾勸還俗。以令繼水江一家也。滿坐同之。乃招中納言坊於水江。於石井尾張守之舍。卒脫忍辱之法衣。實年十八歲也。鬢髮生長了後。移于水江城。先號民部太輔。山城守隆信是也。知行河副一

千町水箇江八十町矣。與惣領職胤榮聘大內義隆卿。十六年丁未。龍造寺宮內太輔胤榮與同姓民部太輔胤信相議而起兵。揚旗於佐嘉城。春二月。龍造寺胤榮帥多軍而出陣于筑前國。屬于大內家之出馬也。義隆卿以書曰。至筑前上國之由。可然候本意不可回踵。候猶隆滿宗長可申候也。恐恐謹言。義隆判三月二日。龍造寺宮內太輔殿合戰勝利之由。神妙也。依所望之地。肥前國佐嘉郡之內五千町。神崎郡之內西鄉五百町。三根郡之內下村二百町。坊所三百町之事。所宛行也。猶以可破抽思節之狀。如件。

卯月廿二日

義隆判

龍造寺宮內太輔殿

大內介義隆卿至并領筑紫之國。舉揚龍造寺宮內太輔。以爲肥前國之守護代。胤榮之威盛也。義隆朝臣令龍造寺追討少貳冬尙。閏七月。龍造寺入國。率兵進發于三根神崎郡。義隆朝臣之代將杉隆滿等來陣。而相戰。少貳秋八月五日於米田原防戰。少貳敗而卻。筑後冬尙授土肥氏書曰。先刻苔野口防戰之砌。本盛屈之田儀不及。是非次第候悲歎。令察候左馬助若輩之條。晴愁鬱之思。彼所取育之儀。別而賴入存候旁爲可申。染筆候恐恐謹言。

八月五日

冬尙判

土肥但馬守殿

大內義隆卿攻取少貳冬尙之采地綾部城原三根神崎等之地郡而令筑紫龍造寺守其境當月龍造寺胤榮宮內太輔以義隆卿之吹舉任豐前守蓋勲功之賞也

或記云少貳冬尙還入于筑後其一族宗讚岐守義調以遲兵三百餘忍入于城原江上隆胤大推之復遲少貳眾江上家臣滿安刑部丞特軍功拔羣也賜義隆卿之感牒云々小城亦有防戰千葉家耶仁本田刑部太輔討死云云

肥後也大友與菊池屢合戰大友義鑑之軍大強菊池義武出國而浪忍于筑後云云大隅者肝附彈正少弼蜂起而不從島津貴久據橫河城相議伊東義祐將畧薩州之地因是島津

貴久差遣世子修理大夫久義追討肝附義久率數千之軍兵速發向而不日攻落橫河城肝附彈正失利請加勢於日州伊東義祐乃將猛勢來而乘勝攻畧飯野大河平等城砦而武威全盛也當時三州等起而島津伊東肝附之黨方交戰因之國人爲費而岌岌焉云云

十七年戊申春二月大隅守肝附彈正少弼攻畧廻城其勢猛焉且艤兵船於牛禰津欲向于薩州也島津貴久以舟師速押向于牛禰津與肝附相戰舟軍也肝附之兵鳥銃射禦頻勉之島津衆有名者數十人見射殺創者不知其員云云薩摩軍長伊集院肥前守佐多山城守等亦十死一生而搏戰得首數十級島津不利廻兵船而還肝附彌募武威而修廻城自在城

而戊薩州云云。肥後州也。菊池義武起于筑後。入天草郡矣。
三月廿二日。龍造寺豐前守藤原胤榮卒。法名賢譽德公也。年
未及而立。有一女無男子。家督茲絕焉。於是龍造寺一門老臣
之輩。夜白會合。議立繼子。然云云而不定。於是家老小河筑後
守與納富但馬守相議。而諭于鍋島駿河守清房。迎同姓民部
太輔。隆信之事也。時嗣剛忠之遺跡。在水江館。或妻胤榮之
傳曰。隆信未還俗。猶住寶林坊。於是進還俗。後室。以令繼惣領職。以鍋島駿河守爲後見。龍造寺伊賀守家
直同播摩守家宗。小河筑後守信安。納富但馬守信景及福地
西村等宰臣。執行家事也。水江館者。立戶部之舍。弟兵庫頭長
信主焉。

或傳云。隆信遷于龍造寺時。水箇江者。立同姓孫九郎鑑兼。

鑑兼之父家門。嗣剛忠之家督。爲惣領。水箇江之惣領。鑑兼以家門之
子立水箇江。未詳其實。於是少尋龍造寺嫡庶爲家次第。往
昔賴朝大將軍至治天下。以藤原季家稱肥前國御家人之
權輿。以不與平家有忠源家也。元曆文治建久之交。賜數通
之御教書。以封龍造寺及所所在地。稱居住氏。龍造寺矣。其先
出於藤原秀鄉將軍云云。季家之子曰季益。季益之子孫衆。
龍造寺氏葉萐々也。中頃異賊蒙古襲來之時。依合戰之功。
浴敷箇恩澤。其家愈隆也。丁元弘建武康永貞和觀應延文
之大亂。則以武見忠當節致身。數通文證炳也。然而世變家
衰。僅知郡鄉而已。自季家十有四代後。有隱岐守康家。初名忠俊。
當於嘉吉寬正文明之頃及。主龍造寺中。與其門。法名曰定

翁有五男子。一曰豐前守胤家。有故不立惣領。二曰隱岐守家。和或作家立。三爲僧號澄覺法印。四曰山城守家兼剛忠也。五男爲禪僧云云。定翁居士禪龍府家和。城新館於水江而移家兼嗣其家。水江龍造寺者是也。隱岐守家和主佐嘉城爲一族之貫首。法名號麟翁。或曰定譽有三男子。嫡子胤和先卒。二男大和守胤久猶起廢家爲惣領職。與賀庄千町於小城佐嘉之地勳功之地五百町龍造寺小津八十町筑後之內生葉庄百町其外都而二千町也云云胤久之子豐前守胤榮所領六千町也。隆信以續其家爲龍造寺之惣領職云云。亦水箇江也。剛忠之一男家純不嗣家。二男家門代立其子。即鑑兼也。家純之子周家。周家之子隆信。嫡庶之太暨加斯欲詳知其傳。可問其家氏。

土橋加賀守和貞者龍造寺之家宰而故胤榮之弼也。獨土橋不肯民部太輔隆信入家。以狹害心欲立鑑兼。時孫九郎後改左衛門佐密談卒內通於豐後大友主大友義鑑與大內義隆諍九州其方便最中吹舉土橋也。而議立鑑兼也。隆信也義隆卿之方人也。茲隆信婦人鑑兼之女弟也不親於隆信其交太惡。恰如寇讎也。蓋是土橋之所致也。因是一族臣從諸人如蹈薄冰。吸吸而不安矣。相臣龍造寺播磨守家宗示其妻以時諫婦人。婦人無敢許容。於是龍造寺之家臣等或從于鑑兼。或隨於隆信。潛潛而不治也。躁躁而不整。家之危如絲也。老臣小河筑後守信安憂之甚。一日信安參簾中。謂見婦人。且告云久不拜謁姬君。以爲定成長也。婦人曰。女彌成長也。其令女見參於信安云云。筑後守

親手懷姬君目不暫捨亦向婦人落淚曰嗟呼果報拙哉此御
姬君不至十歲而後胤榮公今死於臣之手也良言語道斷也
雖然君婦人惡戶部家中順而二分大友幸之計策日至當家
滅亡在近日姬君亦涉敵之手被嘲哂則龍家之永耻辱也臣
信安居焉安涉於敵方耶須殺姬君以報年來之公恩而拔白
刃將害姬婦人及當座侍女周章奔走押信安信安猶奮然而
不止時婦人謂云差呼筑後守許焉咸是妾之過也我奚不思
家之滅乎自今以後也改妾之科而當順御邊之諷諫許殺女
云云於是信安押涕泣禮屈曰御家長久之基在焉臣等大慶
何事如之哉若御言相違則雖後日勿疑而退出爾後城中無
騷動戶部宜室家而三男二女也其產也偏小河筑後守之績

也。隆信之室家者或記云天友主義鑑頃年遣商舶於西洋令

有無交易其蕃舶所乘來皆靡不珍玩耶蘇宗之來我朝始乎
當時云云

十八年己酉菊池義武還入肥後本國隈部赤星小代合志

三池溝口等之所引級而與豐後大友對陣焉肥前有馬晴純

之軍與千葉胤連之賦於小城郡防戰千葉衆出于普賢寺城

尾山而稠防拆擊敗有馬勢

十九年庚戌春二月九日從三位修理大夫藤原朝臣大友

義鑑卒法諱曰宗玄謚曰明寺殿稱四州太守自先祖大友能

直賜封於西豐至此二十餘世實傳十三代也蓋義鑑爲臣田

口氏遭弑云云者何義鑑欲廢嫡子義鎮而立當腹子藤妙兒

議之寵臣入田丹後守親誠。親誠受簾中之賂。不能談於諸老。而即應諾。義久詫湯治之事。以遠嫡子義鎮於別府。亦以入田丹後守爲藤妙御。曹子之傳。召宰臣齋藤播磨守小佐井大和守津久見美作守。津久見或作朽網田口彈正忠等而諭立藤妙子世嗣也。皆諫云。可如本義鎮公爲惣領。義鑑艱然而入。列相亦下城。言義鑑密談入田策。殺四人老。而召齋藤小佐井播磨守大和守登城。誅之門際。津久見田口稱所勞不出。義鑑累召之。彈正美作悟不遜而入于裡門。急走登于簾臺。忽刺弑婦人與御曹子。義鑑以白刃相戰。津久見田口皆死也。主義鑑所被疵太重。不日而卒。於是新太郎義鎮駕駿足歸于別府。即使戶次伯耆守鑑連齋藤兵部少輔鑑實追討佞臣入田丹後寺。親誠出

奔而如肥後。賴阿蘇大官司惟豐。入田之妻之父惟豐鳴其不義却殺親誠。既而義鎮嗣大友家而立惣領。戶次志賀佐伯吉弘白杵田原田北齋藤朽網小佐井等望老有戲而執行府之政。當時豐府之所管領四箇國有餘也云云。肥後者菊池義武幸豐後之變。催便宜之軍兵。小原山城守親元。小原或作小代親元亦作鑑元與菊池構城於北關。於是三池上總介親員溝口丹後守鑑資西牟田彌二郎親氏等筑後南方郡司所阿黨叛大友。因之大友修理太夫義鎮使節家老佐伯紀伊守惟教志賀安房守親安征肥後。田原近江守親賢田北大和守鑑生。鑑生法名宗風伐筑後逆黨也。夏四月也。其衆發向于肥後筑後。筑後國高橋三河守鑑種受大友主之命。率師圍小原山城守之北關城。大半者豐後之兵

爲陣。前後之群兵如稻竹也。高橋之家臣衛藤尾張守北原伊賀守特進放火。乘入本郭。討得城主鑑元以下一屬數人。既而城陷。同十九日者。同國住人田尻伯耆守親種。同丹後守鑑種父子一族。以遲兵數百。討殺同國逆人田河中務少輔。同民部大輔等數輩。送頸於豐州也。大友義鎮。壓田尻高橋蒲池三原豐饒安武及肥前馬場橫岳宗筑紫小田江上犬塚姊河龍造寺等。追討筑後之逆黨。五月廿六日。大友義鎮界田尻伯耆守書曰。

今度三池上總介溝口丹後守以下。令同心西牟田殘黨于今蜂起。候剩義武肥後國令渡海。惡行顯然之條。其國逆謀畧之故。一國既及。大亂候處蒲池武藏守申談。每度防戰。自

身被碎手。親類被官衆或戰死。或被疵分捕。高名誠無此類。候爲其賞。於筑後國貳百町分預進之候。先以溝口鑑資跡之內長田廿五町三溝六町。早速可有知行。以下略之

京都也。同月四日。將軍家室町殿晴公薨。號萬松院殿是也。於江

州穴太山薨御依三好亂世子義輝公嗣將軍之職。稱光源院殿是也。夏

七月一日。龍造寺民部太輔隆信任山城守。蓋依大內義隆卿之吹舉也。請義隆之字名隆信始之名隆胤也

同三日。於下筑後西牟田彌次郎蜂起。肥前之群士會之。時橫岳讚岐守資誠服部常陸介等

依其隣。自肥前西島發向。大遂防戰。討崩敵陣。至豐饒美作守

鑑永註進。大友館賞之。同五日。豐後國宰臼杵越中守鑑速

對橫岳書。

至其境西牟田形現候處則時被掛付被追崩之由御分骨
不及申候特服部常陸介御同前之由案申候彌被仰談可
被抽忠節事肝要候右之赴各申談可遂上聞候隨而於下
目小田方辛勞之通是亦專一存候恐謹言

七月五日

白杵越中守鑑速

橫岳讀岐守殿

同月十三日筑後國竹井原合戰廿三日田尻親種討殺三池
上總介親員或曰親員田尻之
舅也討而取其跡及其家老小山對馬守小山村
守等而畧得江浦高尾今福領地田尻鑑種據江浦城蓋夫三
池田尻高橋氏者同姓一族而共大藏之氏流餘裔也肥後者
合志常陸介親爲居合志城城彌三郎親冬居隈本城隈部式

部太輔親氏居隈府城鹿子木寂心居鹿子木城伯耆左兵衛
尉居宇土城甲斐宗運居三船城木山氏居津守相良氏居玖
摩小代氏居小代天草氏居天草此等諸曹並處分領郡縣而
菊池義武爲阿黨不從豐後也大友義鎮督四州之軍兵五
萬餘騎躬出陣于肥後州佐伯紀伊守惟教志賀安房守親安
素在先陣志賀鑑高朽綱鑑泰以大野國崎速見郡兵爲前驅
旗本者日田玖珠郡兵六千餘騎相從焉田原親誠爲後殿角
隅越前守爲軍配既而大友至筑後路上下郡衆來屬者若干
也浦池兵庫頭鑑廣三原高橋豐饒安武田尻等諸伯以其手
勢而相從大友進入肥後阿蘇家兩坂足津江五條高森等之
輩累累而馳聚其兵部六萬餘騎也大友義鎮先代合志常陸

介圍合志岳城。城主親爲防拆而不下。豐後衆死創不知其員。合志之臣山本十郎分捕豐後勇士森三十郎。生年十七歲彼三十郎也。麗質也。三本菖蒲爲向立物。附金短冊。歌曰。

命與利名。惜計禮武士能道者誰斯乎思。

既而大友與合志防戰十三回。豐後之大兵頻攻打壞二三郭。於是及扱。城主親爲降而去矣。大友之軍三軍而向宇土八代。八代者菊池義武在城。玖摩城。城攻防戰累日矣。八月廿八日。宇土城主伯耆左兵衛尉長治下城。玖摩相良亦降。大友許焉。入其質。其後津守木山隈庄甲斐小代和仁部原等之肥後衆悉降。參九月中旬。菊池肥後守義武於八代亡。於是大友義鎮饗其國。或裂屠其城。或創割其地。了以其舍弟右兵衛尉義宗爲守護。

或曰義宗義鑑舍弟使城越前守親冬國宰焉。志賀安房守親泰守護代。

既而義鎮振義旗而歸。

二十年辛亥。秋七月。筑後西牟田溝口等之黨猶不治。與豐後之軍交戰。亦至肥前三根郡。筑後者大友之代將田北大和守鑑生在國。書於肥之小田橫岳江上。龍造寺等而追討逆黨也。中國也大內義隆卿之大老陶尾張守晴賢發逆心。密通豐後大友。請義鎮之舍弟三郎義長而爲大將也。義鎮悅而諾。於是晴賢同心之人豐後也大友肥前也。少貳肥後也。阿蘇筑前也。千手秋月加玖源內等也。既而陶尾張守晴賢率大兵而襲山口城。攻落主君義隆。九月朔。從二位大納言大內義隆卿爲逆臣陶尾張守晴賢被敗。而於長州太寧寺自殺。父子一族。

及京家雲客與義隆死者若干也。陶晴賢討弑主義隆會盟於大友少貳等。振武威中國。於是大友也。知豐前筑州少貳也。畧肥前。因之大友少貳之從屬榮焉。大內義隆之一類衰焉。義隆卿臨死時有遺言。臣相良遠江守武任之事。依之武任。至於吉見正賴與毛利隆元。隆元者元就之長男。義隆之婿也。傳遺命亦直下鎮西而匿花山城。爲傳遺言於筑前肥前豐前之諸曹也。陶晴賢聞之大將野上隱岐守差遣軍兵以追討武任。防拆數回也。隱岐守討畧武任而送頸於中國云云。肥前者龍造寺隆信之家宰土橋加賀守和貞幸。義隆之遭害。語十九人城主大將少貳冬尙相催數萬之兵將圍龍造寺。龍造寺鑑兼屬於大友而爲土橋之君。同國小城郡有德島左衛門者。以千葉介胤賴。胤賴者喜胤之

家督而實少貳多倚之兄弟也。

大將而催兵與土橋議攻佐嘉城。先相誘鴨打

陸奧守因爲近隣也。鴨打者元來與龍造寺好。是故不組德島

即適龍造寺。其兵三百有餘也。欲倡久保田氏而倚駕於久保

田。鴨打氏居於蘆葺館久保田者其路也。

德島聞之欲討留以人數六百有餘出

張遮拒其路。鴨打一族不惜身命大突戰。討取德島之屬數十

人。追伐而至牛津河。發凱歌而如于龍造寺。鴨打之家人江口

若狹南里佐渡古賀因幡等有戰功。榮隆信之褒賞也。旣而十

九人城主牒合土橋擬取圍佐嘉城也。龍族之中交野心之輩。

其難保者如踏薄冰。於是隆信與鍋島清房等老功相議而去

城退于筑後一木。蓋是因祖父剛忠之先蹤也。妻子一族從其

謫處者七十餘人也。蒲池武藏守鑑盛封內也。依鑑盛加懇情

云云。龍造寺者主鑑兼而土橋加賀守和貞執行家事也。少貳屋形冬尙使神代勝利八戸宗輝小田政光等。戊佐嘉城封疆。兩高木鑑房胤秀共壓佐嘉城。

廿一年壬子春三月朔陶尾張守晴賢使嫡子阿波守輝賢

飯田石見守伊賀香民部太輔等迎大友三郎義長三郎亦其

船至美田尻赴防州山口。義長繼大內家所領中國九州朝

京都任左京太夫。蓋國政也。陶晴賢之自擅也。晴賢剃髮名全

姜。今年全姜討殺杉伯耆守於防州大崎。相良武任之所討亦

於是也。大友館義鎮振威於鎮西。因舍弟義長領中國於九

州地也。義鎮恣行成敗也。於是大友義鎮賞高橋參河守鑑種

之數度忠勤而移于寶滿岳城。以筑前州三笠郡封之。先手是筑後國

三原之郡司
高橋城主

傳曰筑後國高橋氏者。尊氏將軍隨逐之臣也。當時建武三

年將軍御下向之時所從事也。然將軍將九州大兵上洛之

時。留仁木義長以鎮西州。亦副以高橋也。屬日菊池將官軍

出張于筑後州犬塚原。高橋即馳向于犬塚防戰者數回也。

自碎身當強敵所討取最衆。因其功所賞祿三原郡。高橋城

下居。高橋光種其人也。或人曰高橋氏之在筑紫者漢高祖

田秋月三池田尻三原江上氏同光種七代之孫曰武種。其

弟曰妙印山臥也。與兄武種不快而遭害。妙印之靈鬼取殺

武種。以遂酬其仇。武種無嗣家將絕。於是大友之一族一萬

田彈正忠有親。其弟來而嗣武種之家也。高橋三河鑑種是

也。

龍造寺隆信謫居于筑後國有日其間糧不饒臣福地長門守歸本國肥前誘舊好之鄉司等周其不贍也所謂舊好者鹿江遠江守父子一族南里左衛門兄弟一族古賀德久副島村岡石井一族久米飯盛等也彼皆與賀河副鄉士而於龍造寺有舊恩之輩也引級之志亦無措於是隆信與鴨打陸奧守相談一日乘陸奧守之船而赴肥之蘆荊鴨打躬出迎之隆信之船入柳津留言有鴨打新左衛門者鴨打陸奧之兄弟也屬有馬家與陸奧守不順也聞依陸奧守之誘引隆信來于蘆箇里因之通佐賀請加勢時小田政光在佐嘉也即差臣山田河內而加于蘆箇里會兩手兵將討捕隆信陸奧守大驚載馳而造隆

信亦來船歸于筑州陸奧之家臣古賀因幡爲舟揖吏矣鴨打新左衛門山田河內守雖取驅于柳津而不合也亦擬討捕陸奧守因引退于武雄山

或說云隆信歸于筑後以兵船船者鴨打氏所艤也南風大扇而隆信之兵船悉放散矣乘船一艘稍得入于柳津於是

有馬之代官高塲左馬助本田矢川等率鄉兵以擬討捕隆信於是有山口村長田中者

田中或曰島中

守義者也速走出而告

之隆信回船於筑州矣

廿二年癸丑龍造寺隆信謫居三年也妻子臣從附隨者七十餘人也靡不乏而隆信謂鍋島駿河守曰我欲周旋于本州委運於天道而決一戰也清房以下衆亦可之也先使吉岡藏

人早田主馬遣本州語便宜之輩或曰吉岡早田二人隆信之弟長信之臣也從長信在筑吉岡等潛往肥州適會鹿江德久副島村岡久米五人鄉司會合於古賀民部之舍連歌處也乃相語云今度隆信公欲伐小田神代等之敵而歸城也者與賀河副之鄉士用意一領鎧一本以可盡粉骨也若得勝利遂本懷則以往令鄉民等爲計前半公事云云六人鄉司皆諾曰我輩當節則政光勝利以下十九人之城主等降參者不可回踵也云云於是石井一族十三人南里一族三四人鹿江一族五六人及副島村岡德久久米末次古賀石丸飯盛等之首長所部其兵三千許浮兵船涉寺井河迎隆信而入于鹿江蒲池武藏守鑑盛差騎卒三百加勢秋七月廿六日龍造寺隆信入威德寺在鹿江本陣焉鹿江遠

江守同伯耆守南里左衛門大輔同治部大輔同左馬大輔內田美作守紀伊守石井兵部少輔同姓長門守石見守土佐守三河守尾張守副島民部少輔彦三郎古賀民部德久主馬村岡與三左衛門增田圖書久米長門金持飯盛河副本庄之鄉士爲先鋒佐嘉城南至鹿子村相戰神代勝利勝利殿而北或說云此時神代勝利爲隆信遣生捕居敷革將被誅也時隆信之母法名慶間頻請勝利之一命隆信應許焉令剗勝利之髮法名了見鹿子村之勝利島者乃其所也云云既而隆信北討而至本庄陣梅林庵八戶宗輝敗於本庄高木鑑房敗於精町小田政光去龍造寺而引退于蓮池隆信見龍之勢而振兵而入城於是氏族臣從之在遐邇者皆悅而出來

遠近鄉民贏糧以影如屬從焉。隆信先捕土橋加賀守和真。嗚其謀惡誅戮亦逐。龍造寺鑑兼也。隆兼謝罪退小城而贅居。鑑兼者隆信之小舅是於是乎隆信之舍弟兵庫頭長信入水江館。以不及深罪乎而嗣剛忠家門之遺跡。母人慶間。未爲亦同居焉。石井尾張守福地藏人吉岡藏人等爲家宰云云。八月廿五日。或曰八月龍造寺隆信帥師自出而伐八戶。下野守宗輝圍八戶城。宗輝之本姓戶云城者主宗輝八戶諸隈伊東新庄之鄉士數百甲兵戍之且神代勝利以健兵數百爲在城矣。主客軍兵相接挑戰也。數回隆信之先鋒大攻而擊破八戶城之外郭。愈進烈責焉。於是神代勝利與小河筑後守福地長門守諭夷隆信聽宗輝而歸。蓋此時令崩八戶城之惣構云云。

冬十月八日。龍造寺隆信伐小田政光向蓮池。城者小田一族歷歷土輩數甲拒固。家臣也。江口源盛深町理忠。懸源盛引理忠園田山田原末次井手橫山大隈等之武夫或突出或戍城。防戰而無撓。政光與隆信於鴛輿町口相接合戰。半時兩犬塚尙重尙家自東方蒲田江上松館出來。亦橫岳本造義景父子一族自神崎來救政光也。與政光有親之故也。隆信之兵三千旁旁馳合搏戰衛鬪。政光之拒烈而佐嘉勢擾亂。崩懸於隆信之旗本旗本亦敗焉。於是隆信之舍弟龍造寺左馬頭信周同兵庫頭長信鍋島駿河守清房同伊豆守清久龍造寺伊賀守家直同右衛門大輔家就同河內守信氏同備後守鎮家納富但馬守信景父子一族小河筑後守信安兄弟一族福地西村石井一

族鹿江南里安住以下驍勇數十騎。載馳載驅。萬死一生而突
衝。隆信亦手揮鎗。赴之而突戰。強敵四圍。隆信之命亦殆也。於
是南里左衛門大輔同官內大輔同治部大輔。及石井德久。鹿
江犬塚等之勇士數十人。力戰而致死。以代隆信之命。本告義
景以荒兵來。隆信之馬廻。隆信之臣馬渡。越後守組打而討。捕
本告。主客相接。防戰數刻而死。創若干也。政光之家臣源清。江口
氏家理忠。深町氏園田三河。討死。他家者犬塚鑑廣。同山城守
老臣同。上同左衛門大輔。本告左馬大輔等數輩致死。馬瘡人痛。今日西
斜也。政光納兵。隆信歸馬。其後有和平往來。隆信政光和解。屬
無事之化。於是乎隆信約以其女妻於政光之嫡子鎮光也。
傳云。小田氏來居蓮池城也。尚本藤原之裔流。關東常陸國

州牧小田知家之後胤也。蓋知家者源帥左馬頭義朝之嫡
子而宇都宮朝綱之令弟也。知家之子孫下領蓮池地。十有
餘代而至常陸介親光。德恩寺殿親光之子讚岐守元光。元光
之子駿河守資光。法名覺派。諡汲江院殿覺派之子政光。或曰
覺派之也。號駿河守。所領於肥前國佐嘉郡神崎郡筑後國
三瀨郡六千有餘町也。政光娶本告氏所生一女配犬塚彈
正忠盛家。次男子鎮光。號彈正少弼。世嗣也。三男朝光。四男
增光。五女妻犬塚長門守鎮直。六女嫁龍造寺長信。以上六
告氏女。七女于德島左衛門。八女于米倉氏。九女高木氏之室
也。其枝葉莫莫而皆神崎郡之羣衆蓮池之一味也。小田氏
近世之畧譜。大槩如斯矣。

廿三年甲寅 春正月陶尾張守入道全姜使弘仲隆兼討
原田彈正少弼隆種之慕故義隆不順于全姜弘仲隆兼至筑
前州會於小田部紹比也原田取構高祖城以對陣與中國勢
數合鬪夫高祖爲城也要害堅固之勝地也一射拒之則萬夫
難進所也且隆種兵糧豐饒而兵戈惟具堅甲成固利兵拒嶮
中國之兵不得利云云 三月龍造寺山城守隆信帥師北伐
高本能登守鑑房鑑房出張而拒三溝失利而去於是乎鍋島
左衛門大輔信安鍋嶋清房之二男母者龍造寺家純之拔戰
一女也信安今年十七歲時號孫四郎功得首級初陣分捕高木肥前守胤秀東高木也鑑房者下城
西高木曰兩高木請夷隆信許焉胤秀壻鍋島左衛門大輔者此時也高木鑑房
於杵島郡佐留志前田伊豫守誅之

或說云高木鑑房修得魔法現神變特慄悍疾勇也有數十
人力而武事得焉云云佐留志適居牀令僕洗其足時也前
田之家臣自後疾斬落其首鑑房之體立而振長刀卒斬殺
其敵云々

鑑房之子左馬大輔盛房者依內緣封食祿地爲龍造寺之家
臣隆信并兩高木之采地畧之於是空閑氏出于淵村千布氏
千住氏姊河氏尻田氏巨勢氏其外近鄉鄉黨之曹謂服請臣
於郡中也無一人不從者矣龍造寺逐日隆也神崎郡蒲田城
主犬塚民部大輔尙重娶隆信妹女和平之驗也薩摩者島
津貴久與肝附於隅州大崎屢交戰肝附式部乘勝於是伊東
長門守攻圍梅崎城其半伊集院大膳亮突出于間道而破走

之中國者毛利元就藝州吉田城主號大膳大夫起于藝州而行軍回行既而

攻靡近國蓋是依大內義隆之遺囑於隆元隆元者元就之世嗣而故義隆之聲

也備於是毛利備中守隆元從舅義隆之命卒奏于朝廷亦聞

于相府以蒙陶尾張守追討之宣命而起于藝中亦相倡九州

侯伯有舊好者也隆元呈於少貳冬尙書云

謹言上候抑大內方并陶尾張守晴賢與我等半之儀去夏

以來令義絕當國所所大內方要害西條神領無殘切取候

此時豐筑之事被成御亂入御累代之可被遂御本意事可

目出度候可然樣可預御披露候恐惶

九月十日毛利備中守隆元

謹上少貳殿

當此時也大友少貳島津肝附龍造寺有馬松浦原田秋月等

之侯伯九州諸所並起郡縣鄉庄勃興而強侵弱衆暴寡也兵

革日而無休士民爲罷弊矣寒者利菑褐饑者甘糟糠焉民者

失稼穡暴虐百姓可謂無道當世也大友左衛門督義鎮至

大內義隆遭害陶全姜掠中國舍弟義長管領大內身跡已掠

領九州之內六箇國亦且徠伊東氏并日州自謂稱七州太守

述職進四位或曰三位官昇左衛門督亦賜而稱屋形享七國之朝

禮而豐府之富麗於是隆也戶次白杵吉弘爲三老志賀佐伯

吉岡朽綱田北齋一萬田爲奉行以行國政九州外邦偃其威

風無不聘於豐府者也於是大友旗下之兵馬部三十餘騎云

云自是以下諸國之朝貢聘禮之往來日日駘駘而車馬轟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卷一百一十五

於隍巷也。或亦雲客之來倚憑者。或食客之入臣附者。靡不數
多者。其號全之所偉。雖官家栖營。亦不可耻焉。況於九州祿祿
家門乎。古者大友先祖蒙奉行之職。而成敗鎮西之時。亦豈及
之耶。於是修德避微。敬佛神施仁惠。則坐而可治。雖謂欲治天
下。而亦難與可慎君主也。
或說云。大友管領豐前豐後筑前筑後肥前肥後日向州或
大享諸將之禮。或聞諸國之訴。以二月八月之朔日其時矣。則
其時節。亦不可不慎也。大友主澤門。其時節。亦不可不慎也。
草日而。其時節。亦不可不慎也。大友主澤門。其時節。亦不可不慎也。
之。其時節。亦不可不慎也。大友主澤門。其時節。亦不可不慎也。
歷代鎮西要畧卷六終

